

随笔

## 花瓣开放在晨寒中

冯骥才

我的妻子同昭从来不把每年的12月31日作为我们的结婚纪念日,她要挪到转一天,改为一月一日——元旦。她想从生命里切去这一天,或者跨过这一天。

1966年,我俩的结婚筹备像是一种地下工作。这儿是大理道松竹里二号楼,在一条短胡同的尽头,一幢典型的折中主义风格建筑,原本是姓高的一家人独住。我们结婚借用了其中的一间,不足十平方米。当时我俩两手空空,任何家具没有,可是那天把房子打扫干净,再用拖布把地板拖过,站在空屋中间,闻着清水擦过的木地板的气味,心中忽冒出新生活即将从这里开始的兴奋来。我俩相互露出笑容。我从自己家里搬来两件家具,一是小时候使用的书桌,再一件是租界时代的遗物——躺柜,柜门已被砸烂。我便把柜子立起来,用木板钉个柜门装上合页,成了一个别致的小立柜。床是用烂木头架起来的;没有窗帘,便用半透明的硫酸纸糊在窗户上。同昭买了一盆文竹放在改制的小立柜的上边,婆婆的绿叶斜垂下来,这惹起了我们对“新生活”的幻想,跟着便兴致勃勃去到商场,给自己的新房添置了两件真正的家庭物品。

同昭是生活的唯美主义者,她用挑剔挑选了两件物品,一台是造型别致、漆成天蓝色的浪琴牌木匣收音机,另一个是小小的夜明钟。于是,一个在废墟上构筑的小巢就这么温馨地出现了。

那时,我母亲交给我二十块钱,叫我给同昭做件红褂子。同昭买块蓝雪花呢的布料做件棉袄的罩褂,母亲说哪有新娘子不穿件红的,又拿出二十块执意叫同昭再买块红色的。这样母亲手里可就没什么钱了。同昭执意不要,我却接过钱来,又拉着同昭去买了块深洋红的雪花呢,再做件罩褂,穿了去给母亲看。依从母亲,叫她顺心。

结婚那天晚上,同昭的父亲在劝业场附近惠中路上的红叶饭店请我们吃饭。那是一条窄街上一家很小的饭店,店门不过五尺宽,三层小楼,但这里专营的四川菜却做得有滋有味,记得那天“婚宴”的菜有一碟鱼香肉丝,炒得很香,后来只要一吃鱼香肉丝就自然会想起“结婚”二字。当时同昭的母亲住在北京,她弟弟妹妹都来参加我们的“新婚晚宴”。她父亲举起盛着葡萄酒的酒杯轻轻说了一句:“祝贺!祝贺!”跟着六七个酒杯叮叮一响,她父亲送给我们一小束淡粉色、很优雅的康乃馨花——那是同昭最喜欢的花。

在我离开家来赴“晚宴”时,母亲给了我一个布包。里边有一套秋衣秋裤,还有内衣和袜子。我出门把这布包夹在自行车后衣架上,跨上车。一心去赴“晚宴”,饭后骑车到新房,忽然发现布包没了,掉了吗?那可是我带到新房的全部家当!是掉了。因此我说我人生的新阶段是真正从零开始的。

新婚之夜是每个人心中的一个美梦,但对我来说,却是一个更残酷的现实。我们从外边回家,锁车、上楼、开门都是小心翼翼,几乎没有出任何声音。

屋内没有炉火,太冷,我感到同昭一直在打颤。我悄悄地吻了吻她的脸颊,她的脸像冷凉的玻璃罐儿。后来,我们睁开眼时天已亮了。没有窗帘的屋子亮得早,其实这时还不到七点钟。我第一眼就看到桌上那几枝插在玻璃杯里的康乃馨,却感觉不到它优雅的美,它精致的花瓣,漠然开放在冻人的晨寒中,这就是我们的“新婚之夜”了。

五十多年来,我一直把自己这个过程视作我的一个人生财富,一生都不会丢掉。

乡愁

## 五仁月饼的甜与涩

乔傲龙

印象中,那年我上四年级,从谭坪塬转到县城刚一年。学习是最乐意做的事,虽然它本身并不快乐。伤心的事情倒是不少,主要是想家。一个人居然孤独到以学习为乐,不难想象他的寂寞。

家里每学期都会给我一点零花钱,一人在外,难免有个三急两缓,所以穷家富路。当然也不多,每学期两块左右,路再富,毕竟家穷。

放了学在街上晃荡,无缘由地被食品店里的月饼勾住了魂。县城里就两个食品店,一个在东街,一个在西街,我说的是西街那家。爷爷在工业局上班,我住他办公室,下了学从西街往工业局的大坡上拐,食品店就在旁边不远处。

小时候害羞,不敢直接往里闯。假装不经意瞟一眼,赶紧又扭回头来走路,脚下不敢停,心怦怦跳,总怕被人看穿了心思。几次三番过后,紧张似乎消除了不少,终于横下心来,硬着头皮迈进了门槛,脸上挂着一副无欲无求、路过看看的表情。太紧张了,除了早就盯上的月饼,其实啥都没看见。这个门进,那个门出,夹着尾巴赶紧溜。耳畔“咚、咚、咚”的巨响,一声接着一声,原来是自己的心跳。长大后玩过医生的听诊器,声音一模一样。几次三番,又适应了一点。可以把脚步放慢,大模大样地进出,甚至敢俯身探头去看包装纸上的字。山里娃就这点出息,进城逛商店都得练上十遍八遍。别的没记住,只记下了“五仁月饼”四个字,价钱两毛多。多多少,现在忘了,但当时肯定记得。

那时虽才十岁出头,但专一的程度着实让人感叹。一块月饼,看一眼便长在了心里。五仁是啥?瓜子仁、花生仁……这东西,比柿饼和白糖还要甜吧?想着想着,口水流出来了。自以为是的懂事,最终扛不住口腹之欲的诱惑。鬼使神差地拿了两毛多钱,在街头又是几番犹豫、数度徘徊,到了还是把“胆怯”两字抛转,跟着“魔鬼”一般的欲望,不管不顾地踏进了西街的食品店,直奔梦寐以求之所。那德性,活像饿了八辈子的狼娃子,为一块肥肉,天罗地网敢闯。

那一刻我的心是空的,没有对父母的体恤,没有对贫穷的顾虑,没有该与不该、对和不对,什么都没有。一切放下,就是要吃掉那块月饼。三扒两口,狼吞虎咽,心虚得跟做贼一样,到底没吃出啥滋味,却吃出了半辈子的心病,吃出了此后几十年去不掉的愧疚。

其实没吃完我就后悔了。那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沮丧,倒不是因为金钱的挥霍,那只是一个结果而已。根本上讲,是对自己彻头彻尾的失望——关于良心和道德,关于自律和约束,关于意志和毅力,霎那间我对这一切不再自信。

这件事让我看穿了自己的内心,也看透了自己的一生,觉得此生无论多么久远,从这里出发注定一败涂地。咋说呢,种下了高粱籽,长不出小麦当。

四十年来,这块月饼一直堵在心里,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。说出来没有相信,我至今没有弄清楚啥叫五仁,不想知道也不敢知道。那五个“仁”仿佛一串密码,保险柜里锁着我的历史,翻一次卷

宗,就像扯一次自己的脸皮。四十年过去,血淋淋的还在。

欲望,来时可怕,走后可怕。

其实多大事呢,但就是过不去。我的父母和弟妹,那时绝没有吃过所谓的五仁月饼,而我竟为了一己之贪欲,如此这般地挥霍他们的血汗。深夜自省,为这两毛多,心里扇过自己无数耳光。

后来考上大学,进了城,参加工作,各种应酬,有了数不清的第一次,鲍鱼、龙虾、鱼翅……但从来没有负罪的感觉,唯独这一块月饼,始终是铭刻于心的不赦之恶。这些年,我像一个独食迫害妄想症患者,一个人的时候要么不吃,要么吃最简单的饭,一碗羊汤两个饼子二两酒就是上限。跟人一起的时候,但凡兜里能掏出钱来,总想抢着买单。然而一单又一单,到了也还不清心里的旧账。一块五仁月饼像驱不散的阴影,把我死死笼罩在那一年的秋天。也曾一次次试图为自己开脱,毕竟只是十岁出头的孩子,毕竟这小小的欲望本来也无可厚非,但这一切在贫穷底色的映衬之下却是如此的刺眼,如此之贪婪。

每年中秋,本来喜好甜食的我,都会把月饼吃到快吐。然而多少甜也掩饰不了曾经的苦。据说吃过的苦都是人生的财富,但被独食和贪欲沾染过的穷苦,似乎成了永远都无法清洗掉的不洁和罪恶。

我承认生命自私,知道总有人性经不起的考验,但是,小小一块月饼竟然拷问出了人性之恶,这无论如何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情。但是的但是,果真要用这样一件小事来对一个孩子施以道德审判,又是何苦?

说到底,小孩子的馋嘴只是不善掩饰罢了,欲望铺就的万丈红尘里,哪个生命不是从生到死都流着口水?敢说不是的站出来看看!

沧浪之水濯足,就这样为自己开脱吧。此后,我将不再纠结。



《心事》 兰子作

人物

对于帮扶村的村民来说,他们就像自己生病时那样脆弱与软弱,需要救护与救助,自己就应像母亲和老班长对待他一样用心照顾他们。

在提心吊胆的焦急中等了5个小时后,张荣萍躺在病床上被医生护士推出了手术室。她看上去和进去前没有太大的区别,只是脸有些发白。她对丈夫及儿女们说:“不疼,一点也不疼。”杨河芬脱下自己的棉衣给她遮风,说:“回到病房再说话。”

张荣萍这次手术既取了肾结石,又切掉了一个乳房。医生用一个白瓷盘把一大把切出的肾结石给他们看,也把那个有癌细胞的乳房放在白瓷盘里让他们看。朱荣

贵和家人看着这些全都呆傻傻的。

朱荣贵的儿子朱海和儿媳陈春燕从深圳一路坐火车赶回,奔波劳碌不说,精神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,看着张荣萍手术成功,精神终于一下子放松下来。儿媳陈春燕怀孕已经9个多月,这一番身心俱累的折腾让她极度疲惫。杨河芬安顿好这一切,正准备回村,毕竟村里还有一大堆事情等着他,这时,陈春燕有了要生产的迹象。

朱海的一个电话把正准备上车回村的杨河芬又叫到了住院楼,朱荣贵的儿媳要生孩子了,朱家请求杨河芬联系医院妇产科。杨河芬当即又联系了许多大夫,让再找个妇产科的医生朋友,于是就就近让陈春燕住进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84

蒋蒋  
京韵  
著

《为了母亲的微笑》

了市三医院的妇产科。杨河芬回村回不成了,陪朱家人在妇产科外等候。陈春燕顺利产下一对双胞胎。杨河芬要带着朱海、陈春燕和新生的这对小宝宝回许家窑村坐月子,临别时,张荣萍让把小孙孙抱到她病房看一看。她看了又看,想抱一抱,刚做完手术又怕伤了伤口。

山西经济出版社

47

王宏伟  
编著

《旋律中的红色记忆》节选

《在太行山上》极好地表达了全中国人民的抗战心声,收到了极佳的宣传效果,特别是在太行山区影响最大。朱德总司令听到这首展示人民战争情感的歌曲后大加赞赏。他不但要求八路军总部机关人人会唱《在太行山上》,还亲自把《在太行山上》歌词抄录下来,随身携带吟唱。

这首脍炙人口、激发斗志的抗日经典歌曲《在太行山上》,抒发了太行儿女为国捐躯、英勇杀敌的革命精神,抒发了中华儿女救亡图存、报效祖国的豪情壮志。它是中华民族铭心刻骨的精神力量,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冲锋号角,它将超越时空,成为永恒的旋律,鼓舞人民继续前进。

行进中的游击队之歌 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,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、团结对敌的强大凝聚力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。国共两党,共同对敌,无论正面战场,还是敌后战场的生死较量,都对日本侵略者以毁灭性打击。中国共产党深入敌人后方,广泛发动

群众,开展了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,建立、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主根据地,使解放区逐步成为抗日主战场。在全民族全面抗战中,八路军、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,作战12万次,消灭日伪军171万余人,其中日军52万余人,缴获各种枪支69万余支,各种炮1800余门……充分显示了我人民战争不可战胜的威力。伴随着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,激励人民群众投身抗战的优秀音乐作品也如雨后天春笋般涌现出来。《游击队之歌》无疑是其中的典型代表。这是一首进行曲风格的群众歌曲。其曲调流畅、生动、欢快,节奏感鲜明,刻画了游击健儿巧妙与敌人周旋、灵活消灭敌人的形象。

文艺